

濮安国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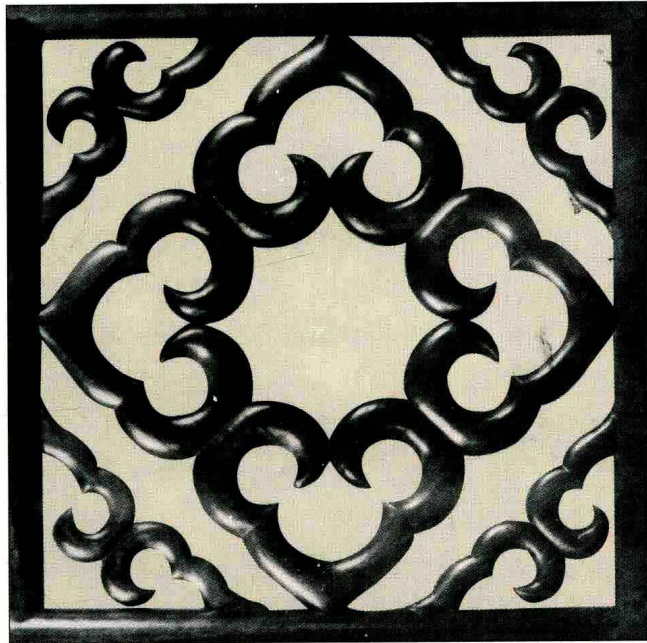
家具

Art of Furniture Decor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装饰艺术

濮安国 著

明清



家具

装饰艺术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郎水龙
装帧设计：郎水龙
文字编辑：周新华
责任校对：程翠华
责任出版：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家具装饰艺术 / 濮安国著.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1.8
ISBN 7-80536-872-4

I. 明... II. 濮... III. 家具—装饰美术—中国—明清时代—图集 IV. J52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024 号

明清家具装饰艺术

濮安国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葛岭 1 路号邮编: 31000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浙江彩虹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蛇口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4

印数: 0001-25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6-872-4/J·493

定价: 198.00 元

前 言

本书是继《中国红木家具》、《明式家具》、《明清家具》和《明清苏式家具》之后，我的第五本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内容专论明清两代家具的装饰。

所谓装饰，按通常的解释是指“修饰”和“打扮”。家具的装饰可理解为其形体结构和造型之外的纹饰和美化。如果说，家具的结构和造型主要是为了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那么，家具装饰的目的主要是增进美观。因此，本书对结构和造型传达的审美意味，对装饰在家具结构和造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不再作特别的阐述或说明，只就装饰的本义来讨论明清家具装饰艺术的内容、形式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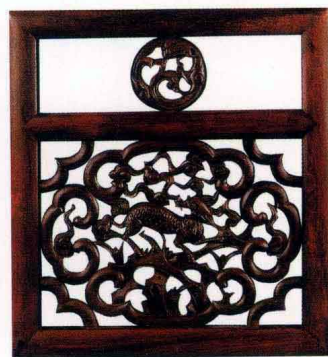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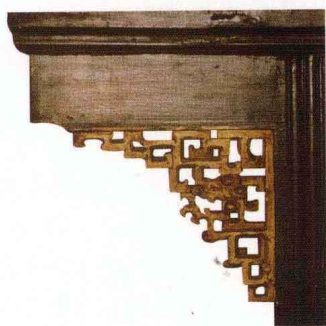
研究的方法是通过收集大量的实物图片（包括出版物中一些有关的图像资料），进行排比和分类，先归纳出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明确讨论问题的具体对象，然后以图为据，分门别类地揭示明清家具装饰的形式特征、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以及在装饰艺术上所达到的卓越水平。同时，结合文字的介绍和分析，从明清家具四五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深刻地体会到更多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譬如：装饰艺术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表现和特点；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轨迹；与各种传统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给予现代装饰艺术的启迪和借鉴等。

对明清家具的研究，有着许多课题和尚未深入发掘的领域，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钩沉和探索。明清家具装饰艺术，可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次仍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将这一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并请广大读者指正。

濮安国

2000年10月于苏州教育学院美术系

目 录



明清家具装饰概论

1

明清家具的装饰部位

20

- 一、横材和立柱的端头装饰
- 二、腿足装饰
- 三、站牙、挂牙、角牙装饰
- 四、牙板、牙条、牙头装饰
- 五、结子装饰
- 六、背板、靠背装饰
- 七、券口、圈口、档板装饰
- 八、挂檐、门罩、栏杆装饰
- 九、其他部位装饰

20
24
28
41
58
64
85
91
111

明清家具的装饰手法

114

- 一、细木工艺装饰
- 二、木雕工艺装饰
- 三、朱金木雕装饰
- 四、木雕书画装饰
- 五、嵌木装饰
- 六、嵌骨装饰
- 七、嵌螺钿装饰
- 八、嵌象牙装饰
- 九、瓷板镶嵌装饰
- 十、珐琅镶嵌装饰
- 十一、翠羽镶嵌装饰
- 十二、百宝镶嵌装饰
- 十三、文石镶嵌装饰
- 十四、透光装饰
- 十五、铜件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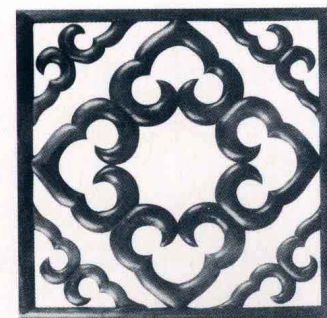
114
116
124
126
128
130
130
133
134
135
136
136
138
140
142

明清家具的装饰题材和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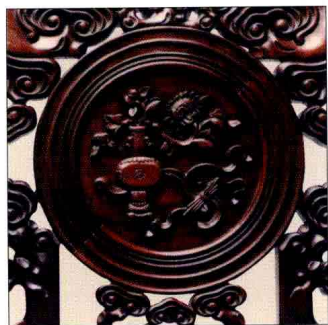
145

- 一、螭纹
- 二、龙纹
- 三、鲤鱼跳龙门纹

145
153
155



四、龙飞凤舞纹	155
五、凤纹	156
六、凤穿牡丹纹	157
七、麒麟纹	158
八、麒麟送子纹	160
九、瑞兽纹	161
十、狮子纹	162
十一、象纹	163
十二、鹿纹	163
十三、八骏马纹	163
十四、蝙蝠纹	165
十五、五福捧寿纹	166
十六、兽面纹	166
十七、铺首衔环纹	168
十八、云鹤纹	168
十九、云燕纹	168
二十、杏林春燕纹	169
二十一、喜上眉梢纹	170
二十二、春光长寿纹	172
二十三、松、鹰、玉兔、灵芝纹	172
二十四、牡丹纹	172
二十五、梅花纹	174
二十六、石榴纹	174
二十七、石榴花纹	175
二十八、桃子纹	176
二十九、桃花纹	176
三十、水仙花纹	177
三十一、海棠花纹	177
三十二、菊花纹	178
三十三、莲花纹	179
三十四、一路连科纹	180
三十五、荷塘清趣纹	180
三十六、竹子纹	181
三十七、岁寒三友纹	183
三十八、瓜瓞绵绵纹	183



三十九、灵芝纹	184
四十、博古纹	184
四十一、花篮纹	188
四十二、缠枝纹 (卷草纹)	188
四十三、葫芦纹	190
四十四、葡萄纹	191
四十五、云纹	191
四十六、如意纹	192
四十七、百吉纹	193
四十八、方胜纹	194
四十九、回纹	194
五十、八吉祥纹	195
五十一、冰格纹	196
五十二、火珠纹	196
五十三、乐纹	197
五十四、汉字纹	198
五十五、八仙纹	200
五十六、醉八仙纹	203
五十七、八仙庆寿纹	203
五十八、暗八仙纹	204
五十九、和合二仙纹	205
六十、太白酒仙纹	205
六十一、郭子仪拜寿纹	205
六十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纹	206
六十三、耕读渔樵四民乐纹	206
六十四、《三国演义》故事纹	208
六十五、《封神演义》故事纹	210
六十六、戏曲人物故事纹	210
六十七、人事景物纹	214
六十八、山水纹	214
六十九、蔓草西番莲纹	217
七十、猫头鹰、蔓草、小屋纹	217

明清家具装饰概论

中国明清家具的装饰,与家具的造型和结构取得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效果,是体现明清家具卓越成就和优秀艺术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各式家具,其装饰的意义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装饰部位,二是装饰手法,三是装饰的题材和内容。在一件家具上,这三个方面常常是相互联系着的,如某一部位的装饰,既要运用某种装饰手法去表现,也离不开某些装饰题材和内容;同时,同样或类似的装饰手法和装饰纹样,又可以在家具的其他部位进行变化和应用。因此,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相对独立。这种联系和区别,可以说明任何装饰艺术的一个共同规律,但由于艺术门类的各不相同,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明清家具装饰艺术正是这样,在继承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同时,经过长期的实践,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装饰式样,展现了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和高度的美学价值。

传世的明清家具实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纹饰繁缛、光彩夺目的漆饰家具,这是几千年以来始终富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传统家具品种。漆饰家具同我国历史悠久的漆器一样,到明清两代,发展到了它的历史高峰,艺术成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①;另一类是由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被世人称为世界家具史上罕见而“独一无二”的优质硬木家具,其中以明式家具最典型,最珍贵;清式家具数量最多,最广泛。无论是漆饰家具还是硬木家具,是明式还是清式,它们装饰的立意都严格地服从于家具形体的各个部位,是依据时代赋予的文化观念,通过别具匠心的经营设计,对家具进行合乎人们目的性的种种装饰和美化。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清时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漆饰家具还是硬木家具,造型大都以木构框架为基础,并结合各种家具的功能要求和不同的制作工艺加以装饰和完善。其中由框架建构起来的各个部分,在家具形体的组合中渐渐地成为一种程式和规范,使明清家具创立了独特、完美、多样、有序的品种和式样。家具实体的外部形式,主要有直柱和横材区划的各个部分,已成为种种独立的装饰样式和特定的装饰部位。如位于椅子座面之上、搭脑之下、两腿柱间的背板部分,除了很少仅采用木材自然纹理的独板形式之外,几乎无一不在这一部位应用各种工艺手法和花纹图

● 图1 明式鹈鹕木四出头扶手椅(苏州古典园林藏)。





● 图2 清式椴木太师椅(浙江金华地区)。

● 图3 榿木揩漆靠背椅(浙江金华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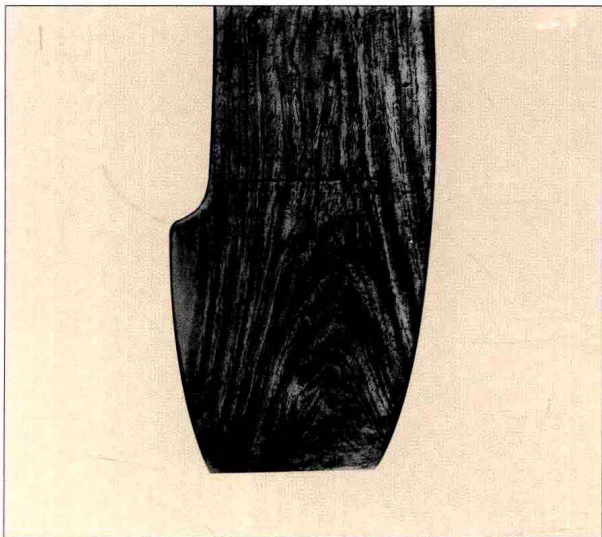


● 图4 榆木揩漆靠背椅(河南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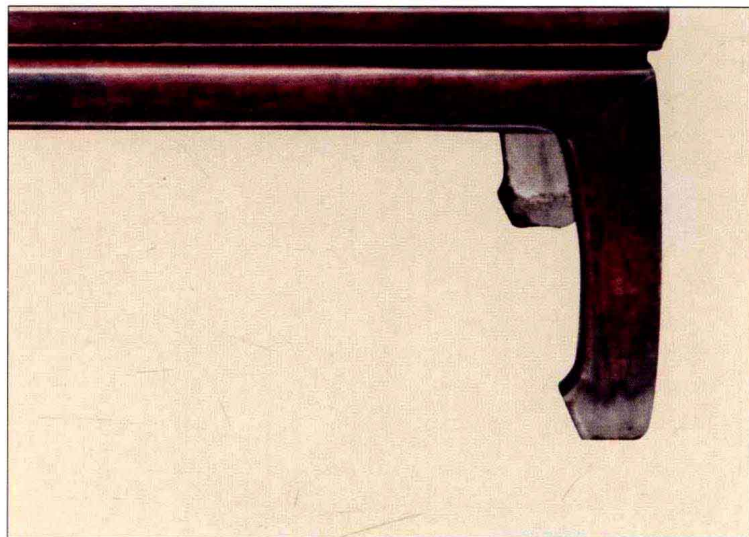


案施加装饰,从而产生出许许多多令人赞叹不绝的形式变化。这里,形式满足了人们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要求。同时,明清两代椅子的变革,明式和清式的差异,在这一特殊部位,特别引人注目,从中可看出装饰形式与时代风格的密切关系(图1、2),包括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产品,由于各类家具种种部位装饰的差别,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图3、4)。

在明清家具中,在形体构架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立柱和横材,民间工匠常常根据其部位的需要来进行不同的装饰处理,其表现形式和应用的手法也都有一定的规范。如立柱的顶端和横材的两头,或雕饰龙凤瑞兽,或镂刻灵芝祥云,或装点如意莲荷,均自然得体,让人备感喜爱。尤其是各类家具的腿足,除了在造型上作方、圆、扁方、椭圆之类的变化外,根据家具形体和造型的要求,还常在上、中、下的不同部位增加装饰,以求取得别具匠心的形式美。在明清家具的装饰艺术中,家具腿足已成为极其成功的典范,如马蹄脚式的装饰



● 图5 明代家具马蹄足式之一(引自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德文版)。



● 图6 明代家具马蹄足式之二(参见《明清苏式家具》)。

式样(图5、6),是最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代表,其展示的艺术特征在世界家具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东方造物艺术中的一种杰出的形式标志。再如卷珠、搭叶、方回纹、如意头等,都是腿足脚头装饰形式的典型形制。它们不仅在家具实体中具有相应的实用性,而且以强烈的形式感和别具一格的装饰意韵,成为中国古代家具独特的装饰语言。从这些装饰部位的形式变化中,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中国古典家具发展、流变的过程,从它们的细微差别之中,感悟到家具所呈现出来的格调和品位,并由此认识到装饰赋予明清家具的无比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无限深沉的文化内涵。

在明清家具中,无论是床榻安置的栏杆,还是橱柜装置的门扉或抽屉,它们在体现家具造型、结构和功能的同时,都在家具的相当部位,确定了相应的装饰范围和内容。所以,明清家具的装饰必然与造型、构造和功能相互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毫无疑义,明清家具在几百年创造实践中获得成功经验和卓有成效的装饰法式,已成为中国古代装饰艺术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不难看到,明清家具的不少部件并不起到直接架构形体的作用,或者说,在家具的特定部位除了一部分支撑、联结、填补等功能之外,主要是为了装饰和点缀,如家具经常采用的牙条、牙板、角牙、圈口、券口、档板、结子等。在不同家具的不同部位,它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定式,几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装饰手段,并且大都已演变成为明清家具各种特殊的装饰件,产生了各种装饰美和艺术效果。比如自明至清各类家具中时常采用的结子(北方称“卡子花”),虽然形体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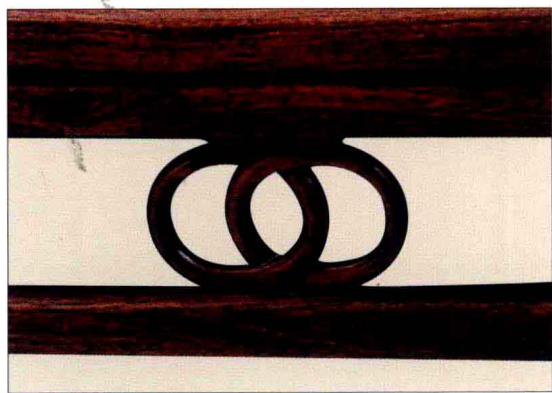
小,占的部位不显眼,但在家具装饰中却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到清代中期,更多的结子可当作一件独立观赏的雕刻小品,富有很高的艺术性(图7、8、9)。

在明清两代家具中,还有一些装饰繁复,甚至是通体雕饰、彩绘或镶嵌的实例。从外表看来,它们似乎并不依赖于家具的不同部位或构件,而是以一种整体的形象来反映设计者的装饰意匠。但是只要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家具与西方块体型的家具装饰却完全不同,依旧是遵循明清家具架式形体各部分之间架构关系来进行装饰的。部分与部分之间,不同部位之间,各类构件之间仍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只是由于更周详的设计和筹划,才将它们恰如其分地统一在一个整体中。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明隆庆年御用监制”的通体雕龙纹圆脚榻,清代乾隆时期的六柱飞檐大型龙床,都是通过精心设计后,根据每一个部位特定的部件式样进行加工制造的。故榻中的立柱、横档、门板、旁板、牙板等,床体的门柱、挂檐、门栏、床栏、飞檐等,都依旧是相对独立的装饰部位,是完全遵循传统的装饰程式,来满足统治者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并作为他们一种显赫地位的象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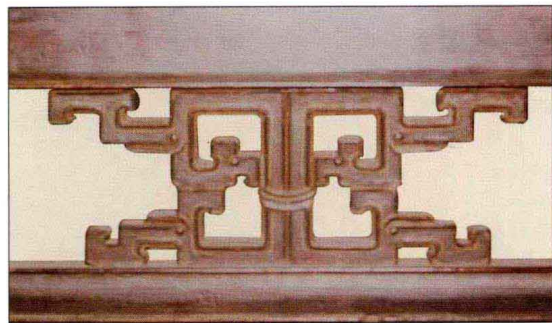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明清家具装饰无论或简或繁,几百年中都体现着一种共同的装饰法则和美学观念,成为一种独特的装饰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家具艺术的卓越成就。

总而言之,明清家具各类装饰部位的装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清家具结构产生的形体造型和品种款式,都形成了许多规范化的相应的部件,成为明清家具装饰的特定程式。故在装饰过程中,既能相互贯通,又能独立创新,使得明清家具的装饰总是有着鲜明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时代感,并使不同类别和品种自始至终地保持着民族的传统式样,以其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树立于世界家具之林。

明清家具发展到清代的中晚期,在以清式家具为代表的许多品类中,明显地出现了造型奇特、装饰繁琐的现象,并在社会普遍追求西方装饰风格的时尚中,衍生出各式各样变异的装饰方法。从家具装饰艺术的本质意义上来认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家具形体构架的严重失度,几百年形成传统的结构方式和形体构造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从而使家具装饰的部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传统的规范,加上新的合乎民族传统形式的家具装饰艺术又尚未形成,因此,发展到历史巅峰的明清家具艺术,在盲目仿效和变革传统的过程中很快地跌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历史低谷。这是在历史重大



● 图7 明代方机双圈结子(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 图8 清代供桌缘带结子(采自北京雍和宫)。



● 图9 清代黄杨木雕结子(浙江宁波博物馆藏)。

● 图10 清代乾隆时期紫檀木雕大龙床和方机(故宫博物院藏)。



转变时期民族文化艺术蒙受的危机和灾难。因此,研究明清家具这份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应该在汲取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注意从失败的方面总结教训,为传统民族家具未来的发展取得更多的经验。

二

家具的装饰手法,一般是指装饰中选用不同材料,运用不同工艺的制作方法和表现形式。各种手法常常需要具有专业性很强的、分工不同的手工技艺来完成,如家具通常采用的木雕,与“百宝”镶嵌的琢玉和牙雕就有明显的区别,即使白木雕与硬木雕的技艺也不尽相同,在民间工艺中往往各有所长,分属不同行业。因此,明清家具常用的装饰手法如雕刻、镶嵌、彩绘、兜接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呈现出各自的装饰特色。从家具装饰艺术史上看,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手工技艺高度发展的时代,明清两代兴旺发达的手工业为明清家具丰富无比的装饰手法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②。

说到各类家具的装饰,首先不能不谈已有几千年优良传统的漆饰家具。自明至清,漆饰家具品种多样,装饰精美,工艺高超。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至今已无法了解其全貌,但从其他明清漆器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可以知其大概。尤其是明代著名漆工黄成所著的《髹饰录》一书,对传统漆工艺作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古代用漆漆物曰“髹”,“饰”即文饰



● 图 11 清代剔红宝座(引自中华艺术丛书之三《中国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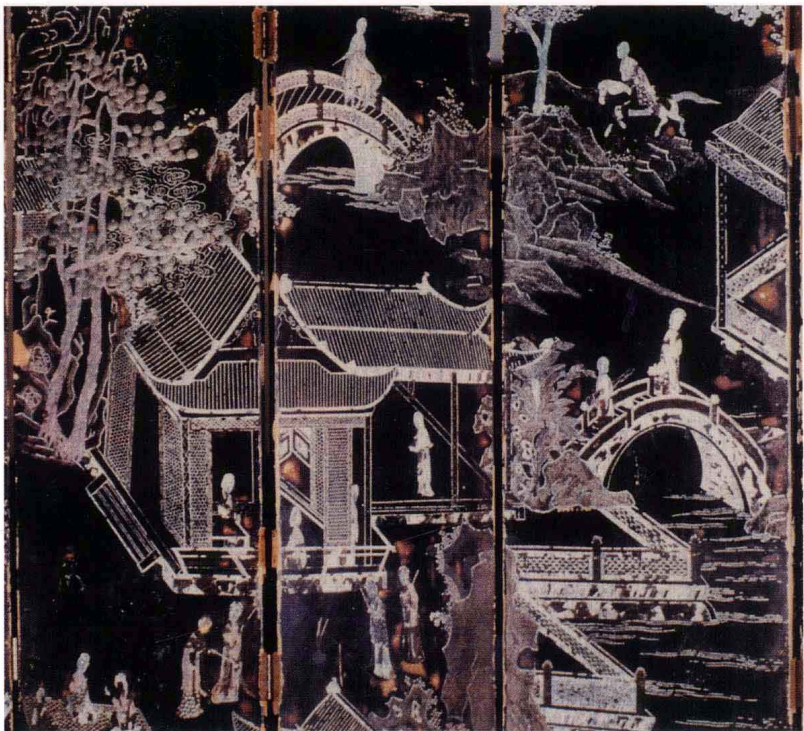
● 图 12 清代剔红宝座(南京博物院藏)。



● 图14 清代嵌螺钿黑漆平头案(故宫博物院藏)。



● 图15 明代楼阁园林款彩黑漆屏风(安徽省博物馆藏, 引自《中国美术全集·8·漆器》)。



● 图13 明代嵌螺钿黑漆园林仕女图屏风之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引自《中国美术全集·8·漆器》)。

或装饰之意。可见《髹饰录》既是漆工的技艺, 也是对漆器装饰手法的记录, 故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明清漆饰家具的装饰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进一步引起研究者对明清漆饰家具装饰艺术的关注, 现就传世家具中的装饰手法, 择其精要, 简述如下:

1. 剔红。俗称红雕漆。明曹昭《格古要论·古漆器论·剔红》称:“剔红器皿, 无新旧, 但看硃厚色鲜红润坚重者为好。”这是一种用朱漆在家具上一次又一次髹刷到一定厚度后施加雕刻的装饰方法。因色漆不同, 又有剔黄、剔绿及剔彩等之分。现藏英国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的清代乾隆剔红宝座, 高122厘米, 宽117厘米, 深40厘米, 通体雕漆, 富丽堂皇, 屏风式靠背及扶手皆可卸下, 靠背及两翼分别浮雕如意, 券上刻莲纹, 围起部分刻云龙图案。鼓腿彭牙, 脚头内钩上翻, 落双层底座上。此宝座原置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行宫中, 后被八国联军掠走, 是一件明清时期剔红漆家具中精美绝伦的佳作(图11)。南京博物院珍藏的剔红宝座, 也是一件极其优秀的雕漆艺术品, 包括踏脚, 均完好如新, 加上屏心加饰贴金, 座盘鍍金包角, 显得格外富丽堂皇(图12)。

2. 螺钿。是用贝壳薄片制成人物、花草、鸟禽、畜兽等图案纹样嵌在器物上的装饰技法。南京博物院珍藏的明代嵌

螺钿黑漆园林仕女图屏风，共12扇，每扇宽41.7厘米，厚1.4厘米，高247厘米。正面作通景，以江南园林为题材，画面亭台楼阁，湖光春色，一派诗情画意，也是现存明代髹漆屏风中工艺精湛的罕见之作（图13）。另有平头案一件，是清代中期硬螺钿镶嵌作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14）。

3. 款彩。《游宦纪闻》载：“款谓阳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这是一种以漆为地阴刻花纹，在花纹内再填漆色或油色，或填金银的髹饰工艺，也称“刻漆”或“刻灰”。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楼阁园林款彩黑漆屏风，是不多见的晚明时期的精品。此屏风共6扇，每扇宽49厘米，厚1.5厘米，高289厘米。屏面刻通景图案，一面是楼阁亭台，仕女歌舞，另一面是茂林修竹，小舟荡漾。构图疏密有致，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纹样刻画细微生动，刀法圆熟，线条流畅，设色富丽典雅（图15）。

4. 描金。在漆器的表面，用“金胶漆”描绘花纹后，趁漆未干，用丝绵球拂上金粉，花纹则呈金色，是为描金。现代大多用漆直接调入金粉后用描金笔画花纹。描金在黑漆地上最常见。明万历黑漆描金云龙纹药柜是一件典型的传世实物。柜宽79厘米，深56.8厘米，高100厘米。柜门外面锦地开光，内描双龙图案，里面分上下两格，描花卉蜂蝶纹样。柜门内外共有近百个抽屉，面以及周身均装饰描金花纹，光彩明丽，金碧辉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16）。另有乾

● 图16 明代黑漆描金药柜(故宫博物院藏，引自《中国历代艺术·工艺美术编》)。



● 图 17 清代黑漆描金矮柜(北京雍和宫藏)。



隆年间制作的一件黑漆描金填漆矮柜，装饰贴金八宝纹样，十分精美，堪称清代描金家具的佳作代表（图 17）。

5. 戗金。在漆家具表面用特制的针或细雕刀，刻画出较纤细的纹样，在纹样中填漆，然后再填以金粉或金箔，花纹呈现金色阳文，谓之“戗金”。也有填嵌银色的，叫“戗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宣德时的戗金细钩填漆龙纹方脚橱。运用的是先雕填彩漆后再戗金的装饰工艺，图案以龙纹为主，边缘饰花卉纹（图 18）。



● 图 18 明代戗金填漆龙纹方脚橱(故宫博物院藏，引自《中国美术全集·8·漆器》)。

6. 金漆。是一种泥金或贴金箔为地，上再罩透明漆的装饰手法，古时又名“罩金髹”、“金底漆”。今故宫太和殿正中的金漆云龙纹屏风宝座，通体金漆做法，屏风高360厘米，宽520厘米，为7扇式。下设须弥座，上加屏帽，屏心正背共饰浮雕云龙52条，屏帽和两侧花牙板共饰圆雕龙纹10条。宝座高183厘米，宽162厘米，为须弥座圈背式，背有6柱，每柱饰圆雕二龙纹，背正中饰二龙纹，束腰处饰浮雕龙纹6条，共有13条龙纹。屏风及宝座上合计龙纹82条，龙身上饰青金火焰纹。这组金漆家具气势雄伟，制作精美，材质昂贵，是封建皇权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是金漆家具装饰手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 19）。

7. 彩绘。是在家具表面用彩漆或油色绘画花纹的装饰手法。由于入漆的材料要求不同，配比的成分多少不一，故色漆的优劣往往影响彩绘作品的效果。《清代家具艺术》第51页刊有一件朱漆彩绘梅花形鼓形凳，“凳面上作彩绘山水，四周则饰以花卉纹”，在朱红漆地上巧妙地运用绿色漆与红色底作对比，明丽灿烂，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传统色彩之美（图 20）。

8. 剔犀。是用两色或三色彩漆反复髹刷器物表面，使每色都有一定厚度，再以雕漆的方法刻出阳文图案的一种装饰手法。台湾光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物·漆器卷》刊有剔犀